

評選直省闡藝大全

恩科 光緒癸卯

評選直省聞藝大金卷六

子產不毀鄉校以為吾師令之報館亦鄉校之類惟報律不明往往莠言雜出宜用何術整齊之使

碑治理策

第一名 汪根甲

先借題首
送業

不出戶庭而能知天下事者何恃乎報章是也報章之言。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必欲整齊而盡一之。則其道莫如嚴報律報律之嚴主於報館報館古無所聞。惟春秋時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其事與此正相類。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其所惡者吾則改。是吾師也。夫鄭蕞爾國也。介兩大之間。而能免於覆亡者。未始非得力於此。今中國諱忌最深。往往國有大政。西報已傳之海外。而內地之官紳士庶反懵然無所聞。如此而欲知天下事。胡可得也。自與泰西通商。閩粵上海始有日報。皆西人主其事。通采各省士民多有設館發報者。於是中外之事。遂大著於天下。然而莠言雜出。君子病之。其尤悖謬而不近理者。主筆之人佻達自喜。輒取里巷一二瑣事。揣摩求肖。以恣其嬉笑怒罵之談。諷人而不免誣人。訓俗而適以敗俗。否則取官府施行之事。狹成見而軒輊之。因小嫌而攻訐之。陽為直筆。陰寔中傷。君子居其國。不非其大夫。況無可瑕疵而故為文致。匪特傷忠厚待人之德。抑且違明哲保身之箴。凡此者。皆所謂莠言而急。宜整齊者也。整齊之法。首先在擇人。次則立體。次則撫寔。次則因時。擇人者何書云。辭尚體要。報館主筆最不宜於詭譎之士。尤不宜於險薄之徒。惟於各府州縣設立報館。即延聘本地之紳耆。董事司其事。年高則其識精。識精則其言慎。自不至為枉誤之論。聞後生浮薄之風矣。立體者何。風氣既開。規模愈闊。舉凡財政之豐歉。軍事之安危。交涉之往來。製造之工拙。以及文牘奏議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間弗提綱挈領。彙集成編。治平之要。於茲懼矣。撫寔者何。事不目見耳聞。而妄憑已意以為論說。子虛烏有。徒貽大雅。

之譏耳。然報館結習，每喜取游移惝恍之論，而張大之以駭人聽聞，甚無謂也。力為芟汰，而報律精矣。因時者何語？曰：識時務者為俊傑。今日強隣逼處，尤重外交。惟取西事之隱有關係者，登諸報章。若者宜確磨若者，宜抵擋；若者宜仿造。若者宜研求。披覽之餘，日新月異。斯自強之樞紐矣。然則有報館而智識益宏，有報律而見聞益確。蓋言悉屏，治理目精，於以範圍天下，何難焉？襄事規規於鄉校間也。

報館流弊不可殲滅。條陳四律對症用藥，足起沉疴。

子產不毀鄉校，以為吾師今之報館亦鄉校之類。惟報律不明，往往莠言雜出，宜用何術？叢書之使裨治理策。

第三十四名 陳綬編

詩曰：詢於芻蕘。語曰：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古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庶人議論之有餘，輔朝廷治化之不足。子產之不毀鄉校，意在斯乎？今之報館，蓋亦宣之使言，而自託於芻蕘之詢問者也。是以上而典章制度，下而風俗人情，遠而瀛海奇聞，近而閭閻瑣事，以至中外之交涉，時勢之變遷，疆吏之敷施，通儒之考究，莫不搜羅宏富。紀載詳明，亦可謂有裨於治理矣。然而體例未精，也主持未慎也。秉筆者之非其人也，犯禁者之無其罰也，語言厖雜，良莠不分，則報館不幾同虛設乎？今欲得一術以整齊之，夫亦曰精體例而已。報章之中，其最有關於政治，無論官紳士庶，皆宜瀏覽者，莫如 上諭奏疏。其餘若東

西各報，則擇其不偏頗者，譯之列省近事，則擇其不影響者，錄之聲光化電，一切格致之學，以及時流之著述，則擇其確有把握者，登之。至於荒謬無稽之語，游移解寔之談，則斷不敢汚吾簡編，以致通人笑哂。此整齊之一術也。曰慎主持而已。東西各國報館，雖開設者多，究無不奉官府示諭。中國則刊行任意動輒以開通風氣自居，甚有希圖厚利。庸劣不堪，下同於書賈行徑者，是閱報者未得報館之利益，而无受

周密之至
西報擇人
如是鄭重
防閑益目
不敢犯禁
其益無方

報館之損害嗣今所刊報章宜先詣地方官呈閱其有不合者即予刪除庶免離亂無章之病地方官亦宜秉公審定不得逞臆狹嫌妄加駁斥有如是者許報館執理而爭此亦整齊之一術也曰審擇秉筆之人而已各國於報館秉筆一事不敢率爾操觚其人有曾任執政而後退而秉筆者蓋以朝登報章夕馳通國事體重大義例森嚴非淺陋庸夫所能勝任中國開辦未久雖不能如此鄭重亦宜擇學問宏深通達時務者以挈要而提綱庶淺之足以開導愚頑深之足以提撕才俊此又整齊之一術也曰嚴立紀禁之罰而已西人之保護報館也無意不周而其防閑報館也亦無微不至故有時封禁報館重選報主者為其顯障朝章安議朝政也中國數千年來以名教綱常立國則一切平等自由之謬說不宜載入報章如有犯者則是煽惑愚民故惟法網即當治以應得之罪此更整齊之一法也既整齊之如此夫然後對菲無遺輶軒可以之充擴知識而心志不患其迂拘以之豁達見聞而耳目不虞其聾暗講求治理者或得報館之一助乎

臚舉四術易涉平板四段中卻各具波折思路縝密筆意雋永

第一名 汪根甲

擴湘省商務以輔農工籌湘省邊防以固疆圉策

特欲下扼重湖上規五嶺殖閩之生計遏寇盜之行踪以抒其保全湘省之畧則其道莫如講商務而重邊防顧或謂湘土衍沃穀產之饒不復蘇漸然而上游患旱下游患潦惟用機器築隄以暢銷苦澇或用汽球燃火而立沛甘霖人巧之極可代天工此生財於農之說也或又謂湘民敦樸製造之學未經講求是宜創立學會招選聰穎子弟肄習其中有能製造一器者官給憑單許其專利此生財於工之說也愚謂有不盡然者生財於內地莫若取利於西人取利於西人莫若振興夫商務商務之振不必侈談奇

舊章可法
更屬簡便

是練兵要

極有把握

效也亦惟因土之宜而已所宜者何絲茶為最相首沿長沙而上危峰曾嶂疊峙其中凡種茶之區如瀏陽安化等縣所生久已津津人口若再精求製法則西人益可暢銷矣惟絲出於蠶蠶出於桑湘首如衡永郴桂等處類皆地脉豐腴山巒雄秀除田畝不計外綜其所植當可容桑數千萬株果於湖州購取桑秧聽民自植俟著成效按畝納租以抵地丁之稅成絲以後估運漢滬諸埠如絲精良而贏厚則或以徵銜獎之自無不樂於從事而蠶桑之利大興矣所謂擴商務以輔農工者此也至於湘省邊防自苗民歸順後听患者越竟之外寇耳外寇之防莫若團練團練者湘省之舊章也江忠烈創之以防青蓮教匪之變曾左李羅諸公用之以成中興之功其已效也事半功倍特賴有力者一擴充之耳雖然團練之用有兩要焉一曰汰弁兵也令之綠營疲窳特甚急宜釐汰改歸團練一人入伍即給一日餉糈一日餉糈即供一日操練其有入賊而悔罪歸誠者許以投團效力貸其前愆壯丁補額老弱歸田武備之精在此舉矣一曰察地勢也浮湘而上群山糾紛沿湘而下眾水環抱水陸兩途率多盜藪宜於團練餘閑講求全首形勢繪圖張壁確切指明庶成算在胸匪特臨事不至張皇兼可出奇制勝而平日之便於捕緝者又無論矣所謂籌邊防以固疆圉者此也若夫商務謀於民民舒而邊自靖邊亂起於寇寇戢而商自興大權在手操縱自如經濟所施相資為用倘不以為陋而畧試之是則走之所祈智者矣

緊切湘省法律精細何處着寬皮大話來

擴湘省商務以輔農工籌湘省邊防以固疆圉策

自來談輿圖學者莫不因水利而驗物產又其地扼水陸要衝遠屏近衛始為戰守必爭之地湘省北有洞庭而湘資沅澧灌注其中南控嶺嶠群山環繞當閩黔三省咽喉故物產甚豐而門戶所係更不得輕

第八名謝功肅

視焉。夫物產豐則農工盛無以輔之而已。有之利權猶未常保也。門戶近則邊疆自重無以固之而天然之形要亦未可長恃也。請先言輔農工之法。蓋農工之業與商相表裏。農工之工成之而轉移以達於異地者莫如商。商衰則農工困必然之勢也。夫商以流通為靈。以阻滯為拙。欲擴其業不外一端。一航路一鐵道。湘中四大水均有舟楫之利。而最便者尤莫如湘沅。自桃源而上。資自安化而上。澧自石門而上。皆山峽石灘。民舟苦之。鑿石闢險。未可緩也。湘有洞庭之險。而湘人夙惡西法。謂輪船暢行。民船無以謀生。近因外人覬視。稍稍破除。成見豫保航路。於是。有兩公司之設。分二段駕駛。由湘潭達漢口。於春夏水盛時行之。由岳州至漢口。於秋冬水落時行之。因船式不善。運載不多。虧折甚鉅。英人知其故。乃以舊駛沙市之大淺水明輪。入奪其利。商旅便之。日本窺探洞庭水路。亦踵英故。轍運檣而來。湘人不知。浦牧坐令。航業之權。為外人所攘。奪良可浩歎。則改變船式。誠先務也。若鐵路宜枝幹並舉。赴江西者。由長沙分支。赴滇黔者。由湘潭分支。赴粵西者。由衡州分支。雖工程浩大。而全省物產。不轉瞬散布於各省。利益胡可勝言。今安化。湘潭。湘陰。瀏陽。祁陽。醴陵。平江。巴陵。臨湘。出茶最盛。與夫北路之米糧。西南之油木。絲煤。皆湘中名產。不通商路。以大貿易。不幾坐困矣。乎所謂擴商務以輔農工者此也。請更言固邊疆之法。昔人有言。五要不守。湖南未可高枕而卧。五要者。長沙。岳州。寶慶。辰州。永州也。又或謂湖南之禍。中於粵西湖北者。十四五。中於江西者十三四。此非鑿空之談也。湖北有警。則岳州當其衝。江西有警。則長沙當其衝。廣西有警。則永州當其衝。寶慶亦西南出入之路。咸豐間洪賊起。廣西亂入湖南。以成此數十年之大變。則永寶二郡尤為湘省安危之所係焉。永州前瞰重江。後倚峻嶺。如零陵之棗木堡。黃花嶺。道州之永安關。永明之龍虎關。皆天然險隘。為用武必爭之地。究其形勝。尤在邊外。蓋永州為湘省上游。全州又為永之

所謂運用
之妙在手
一心

書味益然

外蔽粵西有事必遣重兵出駐全州阻其咽喉庶庶不得越楚界一步守寶慶必重城步新寧城步有楓門嶺雲霧鎮新寧有八十里山樟木壁亦險阻四塞也總之要隘雖有常形而布置或不拘成法善用兵者往往出奇制勝固未可以常理繩也所謂籌邊防以固疆圉者此也吾人生長湖湘近觀時局雖異城殊殊方無不力圖本富以商業雄視海內蓋不生聚則不能教訓與衛文公之通商惠工如出一轍又習聞咸同間鄉先輩保護桑梓之功時浮瀟湘登嶠嶺觀當時車馬遺跡猶穆然想見其人焉今者朝廷力圖自強敢不畧陳管見冀可備芻蕘之采乎

歷歷落落一種古勁之氣當從班馬得來

擴湘省商務以輔農工籌湘省邊防以固疆圉

第三十二名黃廷翰

有一鴻千
里之勢

昔者吳起有言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湖南一隅以岳州為咽喉以常澧為肘腋以寶永衡郴諸郡為背脊而又有洞庭長江以為之襟帶有群嶺五嶺以為之屏藩其平地則田疇綿亘稻梁所為盈溢其高阜則岡巒錯雜竹木所為叢生其潛伏於地中者則煤鐵五金之礦無不備具其飛走於地上者則薺羣羽毛之物無不畢全其綠茶之大利則達可溢重洋其豆麥之叢集則下且通漢滬語云湖南懷荆襄上游湘省誠一奧區哉然而當其盛則人慶豐穰及其衰則人多貧苦處其常則沅湘為安樂之所當其變則山澤皆藪盜之區間嘗為湘省籌之其急宜振興者殆莫如商務而其急宜慎重者尤莫如邊防善商務之有三大則為綠茶次則為煤鐵又次則為五金嘗致綠茶二物寔為出口之大宗近日綠茶衰敗茶商虧拙惟我湘省寔為尤甚然此非綠茶之過也其咎在種育不精於先而製造不善於後種育不精則本質劣製造不善則成色虧故以為商學宜先此者一若夫煤鐵湘省所富藏也近日治場既良媒瑞

卓鍊

筆情

結出作意
斬釘截鐵

亦匱設開邊之無術。將自顧其不遑山川之鍾毓無窮而人力之轉輸有限故以為商學宜次及此者二
若大五金之礦崇山峻嶺在在所為蘊蓄也近者礮師四出或費財於無用之地或勞力於有限之區或
則乍得其苗而大利猶蠶而未狀或則僅取其實而竦治猶租而未精故以為商學宜次及此者三者乃
邊防之事向有定制然或易視之而轉難或難視之而又易何也湖南一省東界江西西南連交廣西接黔
蜀北通荆襄固四塞之國亦四戰之國也是故以相省制人則出郴水而連韶可制道彼體而章賴可制
越鳳凰出水綏而樊黔可塞渡大湖下長江而荆襄可舉以湘省而制於人則南而交廣桂梧既盜賊之
所淵數西而黔蜀章賴亦寇暴之所往還又况咸同以來會匪蜂起邊邑則峰嶺錯互腹地則葦蕩環繞
類莫不嘯集鬼伏羣相呼嘯假而防閭稍失則滋蔓難圖矣計惟於防邊之餘即飭邊吏嚴行保甲東以
團練之法使之黨日散而禍自清不然則未有能保其無虞者也是以為他省擴商務則宜為興創之謀
而為湘省擴商務則但在籌保全之術為他省籌邊防則宜思控制之法而為湘省籌邊防則但在斷刈
結之謀是二者蓋皆湘省之急務而尤賴當事者早綱繩於未雨以惠此蒸黎也

熟於湘省物產熟於湘省地利兩急務切中事情苦心孤詣直凌卑微
奉西以統計之法編次為表為一切施政之方近日本亦設統計院是否便於彷彿策

學古有復

今談財務者於奉西藝學多謂出於周秦諸子於其政治又曰暗合周官此非謬說也如統計之法舉一
國全政編次為表以使審察得失鉤稽利病非即周官司會之歲會月要大司徒之掌土地之圖人民之
數者于然則談治術者不必言學西法言復古法可也嘗效奉西統計法至十八俱中葉始有是名及路

第十四拿破侖第一乃取其法而偏行之。奉西考古家謂中國上世有夏禹著書刑鼎為統計肇之初。祖黃氏日本國志以為即如王之鑄鼎象物果漏則統計未為中國古法。益無疑義。夫奉西各國以統計法為富強之源。固已行之。此而此效。行之彼而彼效矣。日本奮起東瀛。事事採仿西法。自有統計院之設。綜核名寔。百廢具興。轉弱為強。收效宏速。故甲午一役。以區區島國。戰勝地大物博之神州。卓然立於頭等國位。自是我中國遂無日不以服仇雪恥為念矣。雖然。制夷之道。仍自師夷之長技始。而酌其輕重。則統計一法。尤急務中之急務焉。考日本統計院。其官吏有曰幹事稽查者。猶中國各部之尚待也有曰書記屬官者。即中國各部之司吏也。其職掌則土地戶口農工商務財政兵制刑律文教靡不均究詳稽錄合編次以備政府之考鏡。猶中國地方官之於月報冊。各省督撫之有時雨糧價季奏摺也。然中國行之。貧且弱。外國行之。則富且強。何哉。中國之法疏。外國之法密也。中國奉行之人多數行外國奉行之人多致治。則欲行統計法。尤必自統計之吏治始乎。吏治考成。乃吏部之專司。其他諸大政槩可使各部分注之。不必別立統計院。何也。艱危逼迫時日不及一也。紛更煩擾。阻力易生二也。謂員吏不可辦事。別立一部。仍不能不用員吏。徒為若輩間舞文弄法之竇三也。合此三端計之。與其別設統計院。博虛名少實利。不如分責各部。而以吏部總其考成之為愈也。至於二十一行省之事。則由郡縣各自為統計而上之。各省大吏。大吏各合為一表。而上之。吏部亦由吏部稽其虛實。勤惰而考成焉。然後總六部二十一行省之所統計者。黨為一大表。而奏進之以供。御覽則一切得失盛衰之故。因革損益之宜。自可隨時而進退。之下無所用其奸欺。上亦不憂其蒙蔽。則轉貧弱而為富強。何難之有。安得視為西人之法。恥於彷彿。

第四類十四史

而遂以為不便也哉。

彼法即是此法而取舍妙有權衡見理精訛理透。

泰西以統計之法編次為表為一切施政之方。近日本亦設統計院是否便於施行策。

第十六章 余雜論

國家施政之所以有秩序而能致其現象者何法乎？統計表是也。鄭漁仲曰：「為天下者不可以無書。」為書不可以無圖譜。自班氏不達表旨，而表例以有今觀泰西各國統計之局，何政而不表。噫！天子大官守在四夷，不其然乎？中國善為表者莫太史公。古然史公之表紀已往者也。歷史家之例也。僅可備讀史者之用。泰西之表紀現在者也。政治家之事也。尤可備從政者之用。夫國家之政事先由簡而之繁，且由繁而之簡，並非有所裁汰於其間也。萬事萬理之原必有其總焉者耳。譬言之國別史各紀列國之事，且最焉者也。而世界史則匯萃地球之書也。况夫易書為表，不尤綱舉目張，有條而不紊乎？泰西各國無斷何政莫不以統計之法編次為表。日本近亦設統計院。雖十有不同，其大端固無以異。且夫天下一散場也，天下之事一散局也，舍統而求之散，所謂疲精神於煩瑣，而擾攘終日者也。西人知之，特立表以紀其政。月異而歲不同，或自有之無，或自無之有，或自大之上，或自小之下。日月考之，月月補之，歲歲更之一。政甫行一表，隨設循表檢事，一覽而知。故其國興革損益之由，雖下至婦孺皆能稱道焉。吾中國日日言新政，而終未見其效者，何哉？內外大臣坐擁虛權於上，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以吏為師，例而浸，前後不相徇，彼此不相聞，甚且問之而不知。雖知之而不盡，嗟乎！中國彷彿西政者幾何年矣，乃於行政之本原尚復如此。顧乃日謀外交，講軍事，籌財政，談教育，謀農業，亦奚益哉？然則統計之法誠中國今日之急務矣。一

宜編外交統計表。俄犯一婦乳五兒之方。客德犯百年恐怖之方。客日抱對岸救火之方。叟。今日太平洋上握手為極東之會者幾何。國與國之交際。且百表公法。次條約。次公使。次領事。次教士。以及商岸屯兵。商業銀行之屬。各自為統計。而以外交統計表總其名焉。一宜編次軍事統計表。以戰車購入。今日之文明美議員。布宋提出。擴張軍備案也。以兵力保護世界之富安。錢元帥毛爾尼之增兵策也。其未陸軍也。常備幾何。預備幾何。其未海軍也。鐵甲艦幾何。巡洋艦幾何。魚雷艦幾何。至其艘數。噸數。里數。進水年數。各幾何。今中國尚未臻美備也。姑以俟之。他日。一宜編次財政統計表。若牛巴。若折色。若鹽課。若釐金。以及海關之稅。則其歲入未也。其歲出。則若國債。若兵餉。若官俸。以及河防。海防。工程製造。與一切雜支之費。豫算。再決算。案若列眉矣。一編次教育統計表。國有國民。國固不興。今雖列中國大小學堂為一大表。亦惶惶巨觀也。其建置。其科目。其儀器。其教員。其學額。經費。以及學生之游歷者若干人。卒業者若干人。皆可一一列之。一宜編次商業統計表。電線之架設。路礦之間。築船艦器械之製造。貨。今日重大之政。其他如農。如商。如戶口。如地理。如法律。如警務。或統計為內政。或分未為專門。則在行政者之斟酌盡善也。而更有所追者。尚宜編次中西行政比較表。以彼之長形我之短。則愧心生。以我之短追彼之長。則指心生。磨鐵否。以山。大。矯正。負而生。是未也。其亦他山之一助也夫。

以挾山超海之力。寫指事類情之文。豪傑非時。老成憂國。胸中有無限經濟。

漢之傳介子陳湯甘延壽班超諸人出使外國。皆得以便宜行事。方今歐西之使。頗多頭等。或加全權。有事可以專決。吾國使多二三等。彼有事或不顧。白使者。僅達樞旨。應如何遣使。材而重使。確策。

使臣不過
爾爾使權
可知

使權之輕重隨國勢為轉移者也。國勢之強弱隨兵力為轉移者也是故。兵力優則國勢強而使權重。兵力拙則國勢弱而使權輕。此非一人之私言。寔千古之定案也。昔漢傅介子之得輕騎而斬樓蘭王。值武帝用兵西域之後。餘威猶在殊俗也。陳湯甘延壽之矯詔發兵斬郅支。有屯田吏士四萬餘人。而烏孫諸國之兵亦供其調遣也。班超之斬匈奴使以脅服膳善王。將吏從者雖止三十六人。恃有堅固大兵之可援也。然則四子之得便宜行事才裕乎。職尊乎。抑恃兵力為護符。始克縱其所為乎。今各國交際皆遣使駐其都。所以重邦交。即所以張國勢也。國勢張於使臣。本古折衝樽俎之誼。然使臣口舌之力所不能逮者。不能不以兵力繼之。故兵力者使臣之護符也。乃秦西公法家言曰。國家遣使有頭等二等三等之分。頭等者遇事可以專決也。二等者苟啣全權之命亦可惟所欲為也。准三等使臣位卑不能進見彼國之君。權輕不能專制己國之事。遇有交涉大故。彼國可徑以公文照會樞府。不復關白使者。中國以是蒙恥辱。受困阨於交涉之場者不知凡幾也。如是而違使材重使權之議起矣。竊謂使材之選。不過取掌故精熟詞令敏妙而已。無須乎道德無事乎文章。非必體用兼全。間世一見之選也。使權之重亦不過崇其辭秩。使與頭等相稱。否則加以全權之命。此其權固操之在我也。然而即選其材重其權。遂足以威服遠人。如傅陳諸子之得便宜行事乎。即不得如彼之便宜行事。凡遇交涉大故。能使英俄諸大國婉轉而受我使臣之磋商乎。即聽使臣磋商。事事關白。不復徑達樞府。能戢其飛揚跋扈之氣。不至無禮要挾與使臣為難乎。然則使臣之重不重。係乎職位之尊不尊。特西人表面之言。其寔無不視兵力為轉移也。考秦西各國有駐防內地之兵。有游弋外洋之兵。駐防以備敵人之犯我。游弋便可乘便以犯人。故交涉一旦決裂。使臣夕退。國兵朝來。踞隘壘。屢篤殘寔。甚。各國憚於開邊。乃假公法以牽制之。而使臣之力伸矣。雖然。

兩平等國相遇。則公法即權力。而不平等國相遇。則權力即公法。弱肉強食。至今日極矣。談國是者。尚其知所本哉。

無日不鍊兵。無處不鍊兵。而兵額虛兵餉缺。此兵力之所以不繼。而使權之所以不尊也。傷今思古。含臺渺然。

漢之傳介子陳湯甘延壽班超諸人出使外國。皆得以便宜行事。方今歐西之使類多頭等。或加全權。有事可以專決。吾國使多二三等。彼有事或不關白使者。竟達樞府。應如何選使材而重使權策。

第十四名成 鑄

昔漢武以雄才大畧之主。憤西域之不臣。匈奴之盜邊。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出使絕域者。當是時蘇武張騫之倫。遠得以直節堅忍。雄桀之姿。揚名外國。蓋皆一時將相才也。自是而後。此風不絕。而傳介子以斬樓蘭王顯名。陳湯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賜爵。班超亦以單車持節輒鄯善。定西域三十六國。更攷當日情事。諸人之所以建此奇功者。固由朝廷許以便宜行事之權。亦由諸人有將相雄才。故能成此非常之事耳。豈齷齪自用之輩。可以僥倖成功者哉。今歐洲各國。雄踞地中海。大西洋。列峙而環居者。大國以十計。小國以數十計。其財力兵力。權力聲氣。聯絡固與漢時城郭諸國異也。自與中國互市以來。輶車往還。連肩疊迹。外假講信修睦之名。內懷智取術馭之意。亦與漢時通使城郭諸國。不同而大異也。今即有英爽膽決。如傳介子其人者。能以單車之首。取英法一酋長。而令各國服從乎。愚有以知其不能也。今即有瑰奇雄烈。如陳湯甘延壽其人者。能檻波斯阿富汗土耳其之兵。以圍意大利都城。而屠三重城乎。愚又以知其不能也。今即有智勇兼全。志在封侯萬里。如班超其人者。屯田伊犁之北。持節烏桓之

餘勇可賞

西徵兵波羅的海之濱能以儀德與瑞諸大國無不信從乎愚又以知其不能也然則武帝還使之法將不可行於今日乎余則曰欲選使才則莫如用武帝之法細繹武帝詔辭似謂出使者必兼將相之才而後可專對絕域也欲重使權則莫如用歐洲遣使之法歐洲之使類多頭等即以使臣而兼將相之職也武帝之求使如此歐洲之遣使如彼而一切皆許以便宜行事是以使臣而兼有將相之權也予以歐洲出使之權參以武帝求使之法壇坫樽俎間必有折衝萬里之才出于其中而國不患無人矣嗟乎富鄭公將相才也出使北虜而契丹南侵之意沮李忠定將相才也請使金人而欽宗不許卒達金人要挾之計由是觀之使才者即將相才也使權者即將相權也有其才而後畀之以其權聖朝之威德且將指昭軒而洋洋海外矣何至堂皇中國不能折服敵人單車之使哉

集解廉悍文勢如黃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倒海不復迴

漢之傳介子陳湯甘延壽班起諸人出使外國皆得以便宜行事方今歐西之使類多頭等或加全權有事可以專決吾國使多二三等彼有事或不關白使者徑達樞府應如何選使材而重使權策

第十六名金維翰

春秋外夷狄於中國公法屏野蠻於文明一介之使兩國之俎也自非未開化之國誰歛不玉帛相見者歐西使臣常川駐京之例則自一千三百五十年始夫行人一職春秋首稱國焉端木自時厥後惟傳介子陳湯甘延壽班超諸人立功絕域艷稱歷史蓋使臣之難也又矣傳介子之斬樓蘭也陳湯甘延壽之矯制發兵斬郅支也皆得罪於今日之國際公法也在昔一千七百十七年瑞典駐英公使格林白哥欲引兵襲英以據國英廷捕而治之不歸其本國之王自治雖與公法不合然自保之權不得不爾三子者亦名集亦疑辨

妙喻

如入武夷
九曲

同見續結

得毋一格林白哥乎。然樓蘭邦支數固辱遮殺漢使者。若以春秋不殺行人公法保護使館例之。則二人已先噬不能辭矣。班超之在疏勒廢兜題而立故王兄子忠也。何大似法使陸部司七尾謀利英女王。而欲其讓位也。其邀烏孫以攻龜茲也。何大似西班牙使孟都利密約他國以襲英也。其斬鄯善之北虜使。斬于寘之巫也。何大似法使色利公從者殺倫敦民也。以今日律師按超誠有罪而無功哉。第其時強陵弱眾暴寡。爭以詭詐相勝。尚無所謂公理也。今則公理大明矣。然今歲之日曆雖精。安可用之去歲。今世之服章雖美。安可被之前朝。勢固有所不能也。吾獨慨夫四子者。子身萬里。十有餘年。囚繫召王。如執羊豕。不煩一兵。不費一帑。惟以便宜從事。行之使材之能輕重人國也。如是乃今者中國星使四出。往往見海外人有事。或不關白使者。徑達樞府。妄用此使臣為也。而議者謂西使多用頭等。或加全權。我國類遣二三等。殆由於使權過輕之咎。嗚呼。西人有言曰。兩平等相遇。道理即權力。兩不平等相遇。權力即道理。今中外之交涉。使臣之權力。不平等乎。抑國家之權力。不平等乎。不求平等於國勢。而求平等於使權。吾見其再取奇辱而已。夫果能抗節不屈。務持國體。又向辱焉。所懼者以頭等折我。以全權脅我。勢必有分外之要求。而迫之使從其請。者萬一使臣孱弱。或不能自主。而遂從之。則昔日可推之君命者。今且推無可推矣。是不啻以全權頭等授之外人而已。嘗攷之。公法頭等公使議。同國君例。以中國之義安得而輕授之。至於泰西全權之稱。惟會盟和約等事。乃有之。國家亦必別設訓條以限制之。其慎重全權之意。亦可概見。且所貴乎全權者。以文報稽遲。不能朝發而夕至也。今電線遍於五洲。出其言則千里之外應之。尤使臣不必全權之明證。况夫使權之所以重者。不繫乎頭等全權之有無。而繫乎使材之能否。使材之所能者。何謂其能。研究公法者。能通各國政治者。能熟各國約章者。能曉各國風土人情。戶口租稅水

放曲筆為
直幹
原情定論
一識到底

陸兵制山川形勢器械利鈍商業興衰者能諸各國禮儀習各國語言文字者尤能默審各國之孰強孰弱孰正孰謫孰為同志孰為異心者夫而後隨機應變無往不宜好我者愈益親忌我者不敢動有材如此則權不重而自重矣嗚乎難矣若猶以漢時例之彼歐美日本豈西域諸國所可比倫乎哉

漢廷使權不可以例今日外國使權不可以例中國一字之成固於金湯是真功中時務

國債一事中國列史不經見而英法二國當庚寅辛卯間英之債至六百八十兆磅法之債至一千二百六十五兆磅中國較英得三之較法得六之一而英法未嘗害彼則中國所以處此者當必有道可

歷言其清通之法與興利之方案

第二名李蔚然

名論不刊

借債本國者強借債外國者弱借債以開利源者強借債以償兵費者弱借債之權操於己者強借債之權操於人者弱泰西各國之有國債也中國歷史所未經見者也然中興以來疆臣效之計僅復賴之不以非古為異者道與時為變通也變而通之乃能盡利故易之道利用變然而外國變之強中國變之弱者豈借債宜於外不宜於中乎抑中國借之之法視外人有不同乎請舉其說外人之債借於本國者也借之以興利也借債之時權操於己也借債本國利息皆國人得之財不外流利一借債興利費之者有限而償之者無窮利二借債之權操之己出納由己不受欺制利三有此三利所以庚寅辛卯之間英之國債至六百八十四兆磅以三十七兆八十萬民計之每民負十八磅有奇而二國不聞憂貧且加興盛也中國則不然所借之五兆磅以三十八兆民計之每民負三十三磅有奇而二國不聞憂貧且加興盛也中國則不然所借之債悉外人資財也借債之用償兵費也借債之權又授之外人也借債外人利息全入於外為漏卮之大端害二借債以償兵費有去而無反有消而無息害二借債之權操之外人全國生死之命歸彼掌握暗

一字一珠

可惜做不到
計將奈何
愈箇爾算

中耗折猶其小耳。害三具此三害所以中國借債二百餘兆磅。較英僅三之一。較法僅六之一。以四百兆民計之。每民所負不及一磅。而國勢遂因此不支也。譯書經濟編曰。他國募債皆先察其有利於己。故雖重而輕。中國募債大都迫於萬不得已。故雖輕而重。旨哉言乎。欲救其失。惟有審中外利害所在。反其道用之。昔借於外人者。今則借之國人也。昔借之以償兵費者。今則借之以興利源也。昔借之權操之稅務司者。今則操之政務處也。國人不易信。設良法以信之。利源不易闢。擇真寔是辦事之人。以闢之。政務司不易勝任。廣收精明。計學之才。以分任之。如是。則債可借。借之並可轉弱為強。不然。借新償故。清逋無期。始不過以海關抵之。繼則及沿江各省釐金矣。今則並及內地各省釐金。而以加至直百抽十二五啖之矣。設再不幸起。籌備不勝。償抵無可抵。不能不指撥地丁。正課矣。夫使地丁正課亦抵外債。其事尚可言哉。所冀內外各大臣。幸其事未至此。早思所以善其後也。

借債利害了然於胸。然用反對法。以借債何處。有可借之債。後幅歷陳。抵歎固是婉而多諷。國債一事。中國歷史不經見。而英法二國。當庚寅辛卯間。英之債至六百八十兆磅。法之債至一千二百六十五兆磅。中國較英得三之一。較法得六之一。而英法未嘗言疲。則中國所以處此者。當必有道。可歷言其清通之法與興利之方案。

中國數千年來。自管商劉晏而外。言財政者。皆無善策。國用不足。則橫斂暴取。征之於民而已。無所謂國債也。或曰。東周之末。叔王不嘗避債於芻臺乎。曰。此特帝王世紀之言。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之。史記固未之載也。且世紀謂叔王為諸侯所役逼。與家人無異。負債於民。即如其言。亦與國人之私債無異。豈得語於今之國債哉。國債之說。自秦西始。嘗攷秦西諸國。莫不有國債。債之巨者。以本額計。至八億萬磅之